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4813 合刻三家詩話三卷二冊

日本經濟新聞社編 日本經濟新聞社發行

論語詩話一卷

朱熹

撰

欽定四庫全書

詩話類編

卷一

明倫彙編

A 39.6

7-4291

005

128

嚴儀卿

徐貞卿

王世懋

卷一
一
二

三家詩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詩話三種合刻首

古詩以清純為玉近體以每

多為玉是白風柔而香

其人不自出於天然降而六

朝而中晚之工之出亦自

出自然之與詩法修也



007676
類別 集部詩文評類
全書 函二册



修定其心以熟之久而化之迨其
 化也明如火是物移而不知
 其定也其修其心皆尔山豈
 修其先王也故皆尔仲左曰
 興其詩是也其亦年蒙
 士修其志

其修其心以熟之久而化之迨其
 東都物茂



滄浪詩話

宋 嚴羽

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

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亦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



心一

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

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其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卽以李杜二集，梳精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頂顛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詩之法有五：曰體製，曰格

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結，曰旬法，曰字眼。其大槩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

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
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
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
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
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
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
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
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
者而已國初之詩尚公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

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蘓州歐陽公學
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至東坡山谷始
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
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
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
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
聞辟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
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
而明也今旣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

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詩體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五言起於李陵蘓武或云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得隼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

九言起於高貴鄉公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

建父子及鄴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換其體一也正始體魏年號

公之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元嘉體宋年號謝諸公

詩之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南北朝體通魏

言之與齊唐初體唐初猶漢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

大曆體大曆十才子元和體元白晚唐體本朝體通

後而元祐體蘇黃陳江西宗派體山谷為以人而論

則有蘇李體李陵蘓武也曹劉體子建公陶體淵明謝體

也靈運徐庾體徐陵庾信也沈宋體任期之陳拾遺體陳子昂也

王楊盧駱體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張曲江體 始與文獻公九齡也 少陵

體 太白體 高逵夫體 高常侍 孟浩然體 岑嘉

州體 岑參 王右丞體 王維 韋蘓州體 韋應物也 韓昌黎體

柳子厚體 韋柳體 蘓州與餞曹合言之 李長吉體 李商

隱體 即西崑體也 盧仝體 白樂天體 元白體 微之樂天其體

一杜牧之體 張藉王建體 謂樂府之體同也 賈浪仙體

孟東野體 杜荀鶴體 東坡體 山谷體 后山

體 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 王荆公體 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蘓黃

陳之上而與唐人尚隔一關 邵康節體 陳簡齋

體 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 楊誠齋體 其初學半山后山最

出機柅益其自序如此也 又有所謂選體 選詩時代

隨異今人例謂五言 柏梁體 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

古詩為選體非也 玉臺體 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

梁體 皆王之或者但謂纖豔者為玉臺體

其然則 西崑體 即李商隱體然兼溫庭筠及 香奩體

不然 西崑體 本朝楊劉諸公而各之也 宮體 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

粉之語有香奩集 有古詩 有近體 律詩也 有絕句 有雜言

大槩不出此耳 有三五七言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

鷲相思相見知何處 此時此夜難為情 有半五六言 晉傅玄鴻雁生



有一字至七字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又隋

九言不足為詩故不列於此也有三句之歌高祖大風歌是也古蔡

之詞其他古詩多如此者荆卿易水歌是也又古

女兒子之類皆有兩句之歌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

兩句之詞也有一句之歌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年

千乘萬騎上北切梁童謠青有口號或四句有歌行

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有古有樂府漢成帝

又有單以歌名者行名者不可枚述有樂府定郊祀

立樂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以其音詞有楚

詞屈原以下做楚詞有琴操古有水仙操辛德源所

作有謠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琴篔曰吟古詞有

相如有白頭吟曰詞選有漢武秋風詞曰引古曲有

走馬引曰詠選有五君詠唐儲曰曲古有大堤曲梁

飛龍引曰篇選有名都篇京曰唱魏武帝有曰弄古樂府有

曰長調曰短調有四聲有八病駢八病嚴於

沈約八病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又有

以嘆名者古詞有楚妃以愁名者文選有四愁樂

以怨名者古詞有寒夜以思名

以樂名者齊武帝有估客樂以別名者美

有全篇雙聲疊韻者東坡經字有全篇

老別新婚別有全篇



字皆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全平一句全仄者有全篇

字皆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

者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者唐章惇有此體不足為法謗列於

此以備其體耳又有四句平入之體有轆轤韻者雙

句句仄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有古詩一韻兩用者文選曹

有古詩一韻三用者文選

有古詩二韻六用者古焦仲卿妻詩是也

有古詩旁取六

七許韻者韓退之此日足可惜篇是也凡雜用東冬

故

旁入他韻非也此乃用有古詩全不押韻者古採

是也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少陵有百韻律詩白樂天

百五十韻有律詩止三韻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

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有律詩徹首尾對者

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有律詩徹首尾對者

少陵多此體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

不可槩舉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體如孟浩然詩

掛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軸轆爭利涉來往接風潮

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石城標

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大白牛渚西江夜之有後章

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有後章

從順文字

字接前章者曹子建贈白馬有四句通義者如少陵

娟娟昭君宅有無曲盡明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

怨惜夢盡失歡娛是也有絕句折腰者有八句



折腰者 有擬古 有聯句 有集句 有分題

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 有分韻 有用韻 有

和韻 有借韻 如押七之韻可借入 有協韻 楚詞及

用協 有今韻 有古韻 如選之此日足可惜詩用 有

古律 陳子昂及盛唐 有今律 有領聯 有頸聯

有發端 有落句 結句 有十字對 劉春虛滄浪千萬

有十字句 常建一徑通幽處禪 有十四字對 江客不

堪頰北望塞鴻何 有十四字句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

事又南飛是也 有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

又太自鸚鵡西飛隴山去 有扇對 鄭都官昔年共照

松溪影松折研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

謝夢何如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

四句 有借對 孟浩然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

無分菊花從此 有就句對 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

晚悠悠李嶽祿孤雲獨鳥川光暮萬里千山海氣秋

是也前輩於文亦多此體如王勃龍光射斗牛之風

徐孺下陳蕃之 論雜體則有風人 上句述其語下句

歌續曲歌之類 藁砧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

則多用此體 兩頭纖纖 亦見 盤中 詩蘓伯玉妻

辭也 五雜俎 見樂 反覆 與一字而



雖不獨詩之重

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定等字其詩雖佳蓋

本工詩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

字謎 人名 卦名 數名 藥名

州名 如此詩只成戲

又有六甲十屬之類 及藏頭

歇後等體

今皆削之近世有李公詩格泛而不備惠洪天厨禁齋最為誤人今此卷有旁夾二

書者蓋其是處不可易也

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 一曰俗體 二曰俗意 三曰俗句 四曰

俗字 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 語病易除 語忌難

除 語病古人亦有之 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

須是當行 對句好 可得結句好 難得發句好 尤難

得 發端忌作舉止 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着題

不必多使事 押韻不必有出處 用事不必拘來歷

下字貴響造 語貴圓 意貴透徹 不可隔靴搔癢

語貴脫洒 不可拖泥帶水 最忌骨董 最忌趁貼

語忌直意 忌淺 脉忌露 味忌短 音韻忌散 緩亦忌迫

促 詩難處在結裏 譬如審刀 須用北人 結裏若南

人 便非本色 須參活句 勿參死句 詞氣可韻 頗

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 絕句難於八句 七言律

說一
作語

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疊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看詩須着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辯家數如辯蒼白方可言詩評文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辯則真古人矣

詩評

大曆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

言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一隻眼盛唐人有似籠而非籠處有似拙而非拙處五言絕句衆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韓退之是一樣王荆公是一樣本朝諸公是一樣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

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或問唐詩何以勝我朝。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黃初之後，惟阮籍詠

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謝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戎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戎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蘓州劉長卿處。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馬戴在晚唐諸

人中無一人字可觀
下
有矣
字

作一
作
道

人之上劉滄呂溫亦勝諸人李瀕不全是晚唐間有
似劉隨州處陳陶之詩在晚唐人中_{最無可觀}薛逢
最淺俗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
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大曆後劉夢得之絕句
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李杜二公正不當
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
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
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
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

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
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少陵詩
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
謂集大成者也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_白處太_白
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
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李杜
豈公如金邁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
間耳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
詞長吉鬼仙之詞耳玉川之恠長吉之瑰詭天地

問自欠此體不得。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悅。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楚詞惟屈宋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夏釜撞甕耳。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卒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爲騷。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釋皎然之詩在。

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已貫休也。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絕無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間流出。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本朝諸賢乃以此。

而鬪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耶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澁耳。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灝黃鶴樓爲第一。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今人觀之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

亭絲竹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窈窕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任昉哭范僕射詩二首中凡兩用生字韻三用情字韻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猶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用一意。天厨禁籙謂平韻可重押若或平或仄則不可彼但以八仙歌言之耳何見之陋邪詩話謂東坡兩耳韻

兩耳義不同故可重押要之亦非也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蓋指曹操也至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喻操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指曹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曰元后二曰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光同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不屈是未為知人之論春秋誅心之法二子其何逃

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蘓子卿云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劉公幹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杜子美云君若登台榭臨危莫愛身往往是此意有如高逵夫贈王微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金多何足道又甚於以名位斯人者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

考證

少陵與太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

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遯齋閑覽
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
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辯 古詩十九首非止一
人之詩也行行重行行樂府以爲枚乘之作則其他
可知矣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臺作兩首自
越鳥巢南枝以下別爲一首當以選爲正 文選長
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園中葵者郭茂倩樂府有兩篇
次一首乃仙人騎白鹿者仙人騎白鹿之篇予疑此
詞若岩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又別是一首郭茂

倩不能辨也 文選飲馬長城窟古詞無人名玉臺
以爲蔡邕作 古詞之不可讀者莫如巾舞歌文義
澆不可解又古將進酒芳樹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
人讀之茫然又朱鷺雉子班艾如張思悲翁上之回
等只二三句可解豈非歲久文字舛訛而然耶 木
蘭歌促織何唧唧文苑英華作唧唧何切切又作歷
歷樂府作唧唧復唧唧又作促織何唧唧當從樂府
也 願馳千里足郭茂倩樂府作願借明馳千里足
西陽雜俎作願馳千里明馳足漁隱不考妄爲之辨

木蘭歌最古然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之類已似大白必非漢魏人詩也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韋元甫名字郭茂倩樂府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直作班姬之名樂府以爲顏延年作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解題作遙望陰陽里青州有陰陽里田疆古冶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南北朝人惟張正見詩最多而最無足省發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

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蓂菊薔薇菜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予謂此篇誠佳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誤取以入陶集爾文苑英華有太白代寄翁參禪先輩七言律一首乃晚唐之下者又有五言律三首其一送客歸吳其二送友生遊峽中其三送袁明甫任長江集本皆無之其家數在大曆貞元間亦非太白之作又有五言雨後望月一首對雨一首望夫石一首冬日歸舊山一首皆晚唐之語又有秦樓

出佳麗四句亦不類太白皆是後人假名也。文苑英華有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一首云崢嶸丞相府清切鳳皇池美爾瑤臺鶴高棲瓊樹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願托周周羽相銜漢水湄此或太白之逸詩也不然亦是盛唐人之作。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决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迎且東風騎蹇驢絕句决非盛唐人氣象只似白樂天言語今世俗圖畫以爲少陵詩漁隱

亦辯其非矣而黃伯思編入杜集非也。少陵有避地逸詩一首云避地歲時晚窺身筋骨勞詩書遂墮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未下會見出腥臊題下公自註云至德三載丁酉作此則真少陵語也今書市集本並不見有。舊蜀本杜詩並無註釋雖編年而不分古近二體其間略有公自註而已今豫章庫本以爲翻鎮江蜀本雖分雜註又分古律其編年亦且不同近寶慶間南海漕臺開杜集亦以爲蜀本雖刪去假坡之註亦有王原叔以

下九家而趙註比他本最詳皆非舊蜀本也杜集註中坡曰者皆是托名假偽漁隱雖嘗辨之而人尚疑者蓋無至當之說以指其偽也今舉一端將不辨而自明矣如楚岫八峰翠註云景差蘭亭春望千峰楚岫碧萬水郢城陰且五言始於李陵蘓武或云枚乘漢以前五言古詩尚未有之寧在戰國時已有五言律句耶觀此可以一笑而悟矣雖然亦幸而有此漏逗也杜註中師曰者亦坡曰之類但其間半僞半真尤爲發亂惑人此深可嘆然具眼者自默識之

耳崔灝渭城少年行百家選作兩首自秦川已下別爲一首郭茂倩樂府止作一首文苑英華亦止作一首當從樂府英華爲是矣玉川子天下薄夫苦耽酒之詩荆公百家詩選止作一篇本集自天上白日悠悠懸以下別爲一首當從荆公爲是太白詩斗酒渭城邊墟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太白塞上曲驕馬新誇紫玉鞍者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

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
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太甲之義殆不
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與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
從其類也至於杳杳東山携漢妓亦無義理疑是携
妓去蓋子美每於絕句喜對偶耳臆度如此更俟宏
識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
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
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
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

觀者至於大曆已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
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
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昫虛棊母潛劉長卿李長
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
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
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
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嘆也荆公有一家但取
一二首而不可讀者如曹唐二首其一首云年少風
流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曉日聽啼鳩笑倚

春風仗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夷奴，牡
丹花下，鈎簾畔，獨倚紅肌，捋虎鬚。此不足以書屏幃，
可以與閭巷小人，文背之詞。又買劍一首，云：青天露
拔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但可與師巫念誦耳。
予嘗見方子通墓誌，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
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
宿之詩，東坡刪去後二句，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
眺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
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

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予謂廣平聽方籍，茂陵
將見求一聯刪去，只用八句，方為渾然不知識者以
為何如。

之清向者於諸叢書之中，間見滄浪詩話，爾後採
津逮秘書，又見之。彼中有嚴羽答景仙書，是蓋毛
晉所附。尤詩家金錢也。故予亦附以行世云。

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按他本滄浪答吳佩義子書
吳陵字景仙表叔行有詩名

僕之詩辨，乃斲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
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劖子手以禪

喻詩莫此親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
破此片田地卽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
復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況他人乎所見
難合固如此淡可歎也吾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
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爲文其合文人
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回護毋直致聚貶
僕意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
其詞說沈著痛快潑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
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吾叔詩說其文

雖勝然只是說詩之源流世變之高下耳雖取盛唐
而無的然使人知所趨向處其間異戶同門之說乃
一篇之要領然晚唐本朝謂其如此可也謂唐初以
來至大曆之異戶同門已不可矣至於漢魏晉宋齊
梁之詩其品第相去高下懸絕乃混而稱之譚錙鏃
而較實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又謂
韓柳不得爲盛唐猶未落晚唐以其特則可矣韓退
之固當別論若柳子厚五言古詩尚在韋蘇州之上
豈元白同時諸公所可望耶高見如此毋怪來書有

甚不喜分諸體制之說吾叔誠於此未瞭然也作詩
正須辨盡諸家體制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令人作詩
差入門戶者正以體制莫辨也世之技藝猶各有家
數市縑帛者必分道地然後優劣況文章乎僕於
作詩不敢自負至識則自謂有一日之長於古今體
製若辨蒼素其者望而知之來書又謂忽被人捉破
發問何以答之僕正欲人發問而不可得者不遇盤
根安別利器吾叔試以數十篇詩隱其姓名舉以相
試爲能別得體制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惑雜而不

甚一
作是

純今觀盛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處母乃坐甚而
然耶又謂盛唐之詩雄淡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
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辨雄渾悲壯之語爲
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
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事夫子時氣象
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旣筆力雄壯又氣象渾
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見吾叔脚根未點地處
也所論屈原離騷則淡得之實前輩之所未發此一
段文亦甚佳大槩論武帝以前皆好無可議者但李

陵之詩非虜中感故人還漢而作恐未深考故東坡亦惑江漢之語疑非少卿之詩而不考其胡中也妙喜是徑山名僧宗杲也自謂參禪精了僕亦自謂參詩精了嘗謂李友山論古今人詩見僕辨折毫芒每相激賞因謂之曰吾論詩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友山濶以爲然當時臨川相會匆匆所惜多順情放過蓋傾蓋執手無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辨也鄙見若此若不以爲然却願有以相復幸甚

滄浪詩話

終

今
一
家
詩
話

談藝
國朝
傾餘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談藝錄

吳郡徐禎卿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
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跡興廢
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鬱之
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宮徵被之於簧絃
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
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
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迹古風各懷剗闕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襍遣並自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埴篿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移古朴素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

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聞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鉤形爲曲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襍出要其格度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陳其目第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詞大以離公讌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

瑕重絮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
易主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
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
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欸欸贈言盡平生之篤好
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最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
挽死痛旨深長襟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
行旅迢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
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
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
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
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汚鼻能
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千
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旣動於中必形
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
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
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
也然情寔聊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麤弱必因力

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楛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道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襍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

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填目。延年婉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瘁。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歔歔無涕。行路必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直慙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禱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旣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時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圍環之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

韻頡纍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閒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荻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學賦於楊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麤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得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

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與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感、宜益滋焉、夫未覩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

下字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繼絕之辭也、子建言恩、何必衾

非輕

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
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輕豈直精詩
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頌弁之宴好黍離有雉之哀傷
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栢舟終風之憤
懣林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
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鷄鳴之戒惕大東河
草不黃之困疵巷伯鶉犇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
木瓜采芻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陟之行
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變氣辭哲匠縱橫畢由斯闕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
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
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
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闈童壺女
辭弱氣柔媚夫倖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
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瑯辭與五言
路異要而論之滄浪擅其奇栢梁弘其質四愁墜其

疑字

雋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錄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駟，馳而不軌。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翾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塘上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浮萍篇則曰：芙蓉自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

瑟饒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為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思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曖曖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雖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稀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鋪糜共鋪糜之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西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

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一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道深勁絕不若漢饒歌樂府詞樂府烏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絕峻不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學曹當內手爾韋仲班傳輩四言詩僂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為則矣白狼檠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困耳

王劉以下文不通有誤字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運終鮮粹才孔融懿

不堪
不一
作之

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逶
迤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
容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鏗非
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階割曳綴懸
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
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
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
緒論亦畧而未備况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懿
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
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
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
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
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擬儒玄廣教化之源崇文雅之
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
目之翫譏鎖尾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魏園額餘

吳郡王世懋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見。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託。潘陸而後，雖爲四

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
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
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
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卽
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
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
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
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

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
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
作雅音馬淳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
之後而欲令人毀靚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
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
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
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
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
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

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
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
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
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
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
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臨
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

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蔓辭累句常多班
孟堅沈前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
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畧具數條以見其餘如
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
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潤
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慕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
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
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
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

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為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為可也至於首

嚴一作是
有一
作存

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

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而拒符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芻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為清陽婉兮人之矚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玄陰與歐陽子別旬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玄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

誤作寒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鷹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絲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界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

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雨谷礮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

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擣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非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

始如

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德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係釋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即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内又為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

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較之海內為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鵠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為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為韓為柳吾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

遠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能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傅會或卽一意以支吾筆矜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

豈非相染之餘材初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賸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稗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被汰邪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亦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蕪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

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迥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曆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違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

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遜迹詩第一句
下一打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
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出一
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
易一字而對便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
旆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
名林乃元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
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
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
阻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
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日
爲勅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
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一聯不能及卽結語
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
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
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

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
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
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
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
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
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
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
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
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衛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
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嚙其
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
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
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
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
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

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
今非惟不能歸及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
并州且不得往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
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自聽夢
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
真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
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
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

似不_レ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
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
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
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
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
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
而下蓋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

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取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言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

講手

家兄讖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鋸水去望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却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畧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
慶之下乘也鬪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
輒恨恨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
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
老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
起於是時年僅強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索甘
羅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
以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鵞之厭驟而一

士能爲樂府新聲倡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且
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情性
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
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
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
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
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克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
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沉思忽至種

種真相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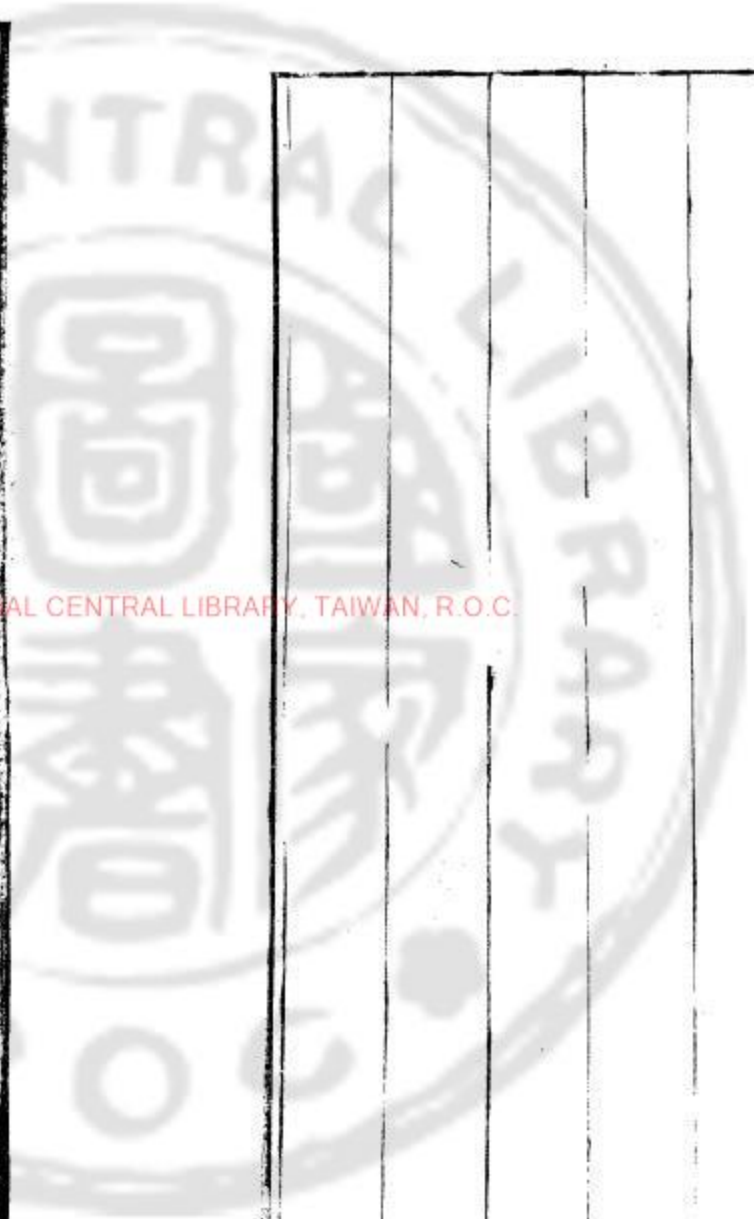
閩人家能佔俚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廸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模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恒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廢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鈺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鈺與善夫頗爲鄉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卽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

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却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附祖徠先生書

數日連晴。不知止。急。不。三家。詩。話。就。
 諸。不。之。不。斯。舉。不。當。有。功。詩。家。凡。
 修。之。士。與。者。利。賴。哉。久。章。車。六。
 矣。海。之。與。體。二。者。未。晰。終。無。入。路。
 在。子。其。推。流。治。後。世。學。者。議。黃。金。



詩像豈後少也。上五子曰。不學詩。
 無以言。是曰。禮亦未正。時序在
 之。盡學物之方。必由詩入。何。以。詩。為。
 最。不。可。擊。必。待。陸。沈。以。生。其。趣。可
 得。學。者。先。要。淺。此。以。之。始。後。百。分
 業。卷。中。皆。有。可。讀。此。意。易。見。者。唯

此為近。故。推。後。原。又。推。之。是。我
 マヤ。不。備。

石君子傳呈下

正月書 我々あ

合刻三家詩話跋

右宋嚴羽儀卿明徐昌穀貞卿王欽美世
懋三家詩話我

祖祿先生有清益於詩者必稱之_之以_之為_之侯的
之情待側而習聞者稔矣然其書收在_之業
書中而莫有別行_之者下邑僻鄉之士不能
得_之而讀_之矣之清憫焉乃取_之而授_之俾_之
先生存以附_之刷_之氏_之鄉_之者

先生之於詩，其論之甚詳，可以解者，惑因附載卷尾，念諸四方之士云。

享保十一年丙午二月

大凡石之情，叔潭父識。



石川重次郎考訂

享保十一年丙午五月日

江都書肆嵩山房

須原屋新兵衛梓



嗣出

徂徠先生學則

南郭文集

唐詩品彙

唐詩解

唐詩正聲

唐詩十集